

梅贻琦

王宠惠

蔡元培

萧公权

郭秉文

周诒春

吴稚晖

闻一多

何浩若

蒋廷黻

罗隆基

陈寅恪

萨本栋

王右家

郑桐荪

音容宛在

浦薛凤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音容宛在

浦薛凤 著

 商务印书馆
SH 9-1897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音容宛在 / 浦薛凤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商务·人物)

ISBN 978-7-100-11134-8

I. ①音… II. ①浦… III. ①人物—生平事迹—中
国—民国 IV. ①K82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50003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音容宛在

浦薛凤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 - 7 - 100 - 11134 - 8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787×960 1/16

2015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8 1/2

定价: 45.00 元

清华经历竟疑梦

——追忆我的父亲浦薛凤（代序）

浦丽琳¹

清华经历竟疑梦，梦里清华自不真。

旧地重游会有日，依稀物我可通神。

这首“回忆清华”的诗，是父亲浦薛凤先生题大学第五级三十五周年纪念册时所写的，印在他《沙里淘金沧桑鸿爪——浦薛凤诗占集》（1984年初版）第167页上。

读史感怀

异域依稀故国家，声声爆竹岁时花。

童年情景况如昨，元旦争尝橄榄茶。

洋溢于诗行间的，是父亲对清华之恋，对故国故土之情。可惜的是，父亲在有生之年，却没能再“旧地重游”回清华，回到深爱的故国土地上。

清华，对父亲而言，是除了他故乡江苏常熟之外，最令他魂牵梦萦的

¹ 浦丽琳：笔名心笛，毕业于纽约大学，任职美国南加州大学图书馆。著有诗集、散文、随笔集多部。浦薛凤之女。

地方。清华，是他求学成长的地方。清华，是他任教十年的地方。是清华同学好友的妹妹，他娶为妻子。是在清华，他将妻子的名字陆冶余（野鱼）改取为佩玉。在清华，他生儿育女。在清华，他结交了许多终生的好友。他的政治五因素论，他的历久不衰的著作《西洋近代政治思潮》一书，均是在清华时着手撰述的。在父亲的生命里，清华是一个美丽而不寻常的地方。

在父亲的诗集里，夹有一首《应聘母校准备授课》的诗：

应聘清华喜感恩，宛如鱼跃跳龙门。

课程教法精筹备，标准提高上上论。

再有一首是《考取北京清华学校》的诗，父亲十四岁时作：

考取清华愿竟偿，阖家欢笑喜洋洋。

家君训勉窗楼坐，圆月光辉照满房。

父亲出生于1900年，江苏常熟。他的父亲，浦公光薛，字雪珊，号锡山，是清朝的秀才（又有人说说是拔贡），曾应翁相国同龢之后代翁惠甫之聘，担任翁府的家庭教师。父亲自小，先由祖父母教读认字，后随祖父去翁家“之园”读书。七岁时读左传唐诗及通鉴纲目之讲解。父亲在八九岁时的作文，其字之秀、其笔之佳，令我看了吃惊，有数页印在《万里家山一梦中》——父亲的回忆录里。直到辛亥革命以后，父亲才由祖父亲自教读，插班进入县立塔前高等小学，正式接受学校教育。

1914年，父亲考取了清华学校。那时的清华是八年制，学子来自全国，毕了业可以出国留学，并免费读书。秋季入校，复试结果，父亲插入中等科二年级，等于跳了一班。清华学校的教育，注重智德体三方面

的发展。除分数严格、师资优秀外，重视道德的培养，强迫运动，鼓励组织、自治民主，并多数以英语教学。校长为受师生尊敬的周诒春（寄梅）先生。暑假父亲回到常熟时，祖父仍亲自指导父亲补读经史子集，并练字作文。

闻一多先生与父亲是清华同窗好友，两人在文艺上都有才华，毕业班那年又曾同住一室，两人均先后当过《清华周刊》的总编辑，并组织了一个美术团体称之为“美丝社”。有一年暑假时，父亲寄怀闻一多级友之诗云：

才华洋溢孰能俦，窃喜同窗益友求。

铁划银钩书法道，金声玉振赋文优。

铅描水彩画图俏，谈笑风生豪气流。

夏夜乘凉星月皎，思君一日如三秋。

闻一多致父亲的诗中有：

葱汤麦饭撑肠食，明月清风放胆眠。

自是读书非习政，不妨避世学逃禅。

父亲译美国诗人长卿氏（H.W.Longfellow）¹的长诗“Evangeline”为散文，命题《红灯怨史》，先刊《清华周刊》，后载上海之《小说月报》。那时校中的《清华月报》，父亲也任过编辑。

白话文与白话诗流行之后，许多人不屑读古诗。1920年，父亲浏览

1 今译作朗费罗。——编者注

了全唐诗，编辑了一本《自选唐人七绝百首》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由北大校长蔡元培和清华校长严鹤龄写序。父亲在自序中说：“近年来中国底文学革命在文底一方面，已产出一个新的雏形；在诗底一方面，却还不能说有什么成就。现在中国底诗——旧枝萎枯得很快，新的枝叶还没有长——确有饥荒底现象。我怕，我们学生，将来都抱‘贫诗病’所以不揣浅陋，拿这最简单，又最短的一百首七绝，介绍给大家。”那时国家局势危殆，父亲选了《述国亡诗》《读勾践传》《从军行》等以警示读者。

五四运动时，父亲和其他北京学生一样，参加示威游行，暑假回乡后，并当选为常熟暑期学生联合会会长，初尝“学生政治”滋味。1921年5月中旬，接近毕业，因同情北京城内大学风潮，清华发生同情罢课，父亲班上有三分之一学生拒绝参加大考，因而留级。晚一年毕业留洋。七载清华，清华的风气，深深的影响了父亲，父亲立志向智德体各方面发展，于1921年赴美留学。

由于父亲是独子，当他游学美国，取得翰墨林与哈佛大学的学士与硕士学位后，祖父母就觉得他们年事已高，希望父亲尽早回国。父亲于1926年返国，先在东陆大学及浙江大学执教，于1928年，回母校清华教书。

在浙江大学时，父亲认识了在杭州教书的母亲，清华高一班的好友陆梅僧的妹妹陆冶余小姐。母亲的簪花小楷、学历见识及端秀等使父亲倾心，父亲的诗可以为证：

小楷簪花文笔优，笙箫琶笛曲歌修；

锦心绣口兼容德，窈窕才华君子逑。

1929年1月28日，父母亲在常熟结婚。婚后，母亲仍回校教书，于

1929年暑假，父亲收到续聘的聘约后，母亲才去清华合住，住于清华园北院四号。

哥哥大昌、弟弟大邦、大祥和我，都出生于清华园。哥哥进过成志小学，我入过附属幼稚园。那时，母亲每星期都和朱自清夫人、俞平伯夫人一道儿拍唱昆曲。母亲对昆曲有浓厚的兴趣与研究，也对中国乐器有研究，能吹笛，奏箫、笙，弹琵琶，并善绘画。母亲婚后改用陆佩玉之名，“佩玉”两字，是由父亲另取的。父亲那时除了教学，并从事研究撰写《西洋近代政治思潮》。当时，日本的侵略行为渐渐明显，但华北一带还算安定。《万里江山一梦中》内“清华弦歌”一章，对父亲任教清华、与冯友兰教授同坐意大利邮轮赴欧休假、主编《清华学报》等，都有追述。

书上记述应父亲清华的老师余日宣先生函邀，父亲接到清华大学校长温应星先生发的聘书，于1928年8月返母校执教。不久北伐成功，全国统一，政府任命罗家伦先生为清华校长。当父亲抵达清华时，余日宣老师已辞职将去上海沪江大学。罗校长于9月中到任，当日就另加发聘书，并将薪水普遍地提高。1928年秋，正值清华开始男女同校。

西洋政治思想史、政治学概论、西洋近代政治思潮及政党政治是父亲在清华十年中所教的课。政治学概论是大一政治与经济两系学生必修课。西洋政治思想史，讲自希腊到18世纪上半的政治哲学。政党政治，专重英法美德瑞诸国。

那时的时势与风气似乎使风潮容易发生。清华在父亲执教的十年中，发生了三次反对校长的风潮。罗家伦校长任内，请了许多位优良教授，对学校有成绩与贡献。但学生所办的《清华周刊》内有文讥评罗校长想用自己写的诗词来代替原有的校歌。后来也不知为了何种原因，校中起了风潮，有人认为牵涉党派对抗。1930年5月30日，罗校长辞职。行政院于1931年3月17日才批准辞呈，于是21日令吴南轩出任清华校长。

有一戏剧性的小插曲，发生于1930年，那时阎锡山到了北平，发表“公平内政，均善外交”的政策，曾试派清华毕业的乔迈选为清华校长。消息传出，学生会组织了众多人把守清华园的铁制大门，当乔氏及随从到达门口时，代表们蜂拥而上，坚决地声明挡驾，劝请回城。这出于乔氏意外的状况，令他知难而退，只得忍气吞声，退回北平。当时的清华教授，没人看见这情况，还是学生后来相告而知的。

吴南轩校长到校后，没经多久，学生会即有反吴的立场。教授中对吴校长聘用的两三位新教授，认为缺乏学术地位，并事前没与系主任或院长商量，发生隔膜。后来教授会也召开大会，一致通过对吴氏不利的决议案。据说当时当局甚怒，都想解散清华，经陈布雷谏劝阻止，而派翁咏霓暂时代理清华。这年9月，准吴南轩辞职，由梅贻琦继任。

梅校长开始进一步将“教授治校”的民主风气于清华大学。凡校中之重要规章是由教授会议决，并有评议会决定重要事项，聘任委员会决议教授之聘留。父亲那时被选为教授委员会秘书，开会之决定，登在铅印《清华大学校刊》上。

在父亲任政治系系主任时，把当时在北京大学及北平大学的兼课辞掉。在课程方面，加重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制度、中国地方政府、中国法制史、中国法律学力度。聘请了萧公权教授授中国政治思想史，沈乃正教授授中国地方政府，中国政治制度由陈之迈教授专任等等。邹文海先生为那时系中的助教。

1950年代我住纽约时，遇到多位父亲教过的清华毕业生，都告诉我父亲教书认真，每年课堂的讲义都增加新教材，密密麻麻，将前一班的笔记改新了。又说清华1936年校庆，母亲登台与朱自清、俞平伯两夫人同唱昆曲，并与蔡可选夫人串演《游龙戏凤》。1940年毕业的宋廷琛先生曾在新七十一期台湾出版的《清华校友通讯》中记道：“浦夫人饰正德皇帝驸

容华贵，不过每句唱腔都把‘啊……’拉得很长，听众无不捧腹。”

1933年，父亲赴欧洲休假研究，在德国柏林大学旁听两门政治思想课程，研究康德、黑格尔与费希特三人之政治哲学，并在旧书店中搜买三位的德文著作全集。每天均去柏林城内的普鲁士邦家图书馆借看德国近代唯心主义的政治思想原著，及当代德国学者对这派政治哲学的论述。自带三明治和牛奶用以休息时充饥。后去法国及英伦，也遍搜购研究书籍，并拜访英国驰名于世的政治思想家赖斯基教授（Harold Laski），就讲座上父亲自己发表的政治因素之论请教。因希特勒在1933年1月开始执政，父亲在德国休假研究时，已感觉到诋毁犹太民族之宣传运动，及日耳曼民族显示自己特别优越又受到压迫之气氛。柏林街头每日都有各种排队游行，夜间有集体跑步，练习巷战。使父亲觉得国际局面，将会发生大的变化。

欧洲休假归校后，父亲任《清华学报》的总编辑。这一纯学术性季刊，当时有编辑二十人，包括陈寅恪、蒋廷黻、吴宓、陈岱孙、钱端升、吴景超诸位。父亲那时正撰写西洋近代政治思潮各章，便于每一期中刊出一篇。胡适那时主办《独立评论》，曾当面嘱父亲写稿，父亲因无适当题目与特见，没有写讨论时事的文章。

我家住清华园北院四号。那时家住北院的有陈岱孙、王化成、朱自清、叶公超、蒋廷黻、刘崇铨、蔡可选等教授。父亲与母亲与这些教授夫妇常相来往。父亲常在下午四时后，和蒋廷黻、陈岱孙、王化成、萧叔玉诸教授打网球。周末晚上喜与朱自清、蒋廷黻、陈岱孙诸教授打桥牌，只计分数，有胜负而无输赢。母亲常和蒋廷黻夫人唐玉瑞（住北院十六号）及王文显夫人（住北院五号）三位并坐，边织毛线衣边话家常。母亲并与吴正之（有训）夫人吴王立芬及燕京之冰心（吴文藻夫人，即我的干妈）结识熟悉。父母都喜食河蟹，上市时节，北院四号后门口，常有蟹壳堆积于垃圾桶里。由于我们年幼，清华园的一切，都已模糊。记得深刻

的，是日本飞机轰轰而过，有一炮弹落在图书馆附近，大家挤躲在图书馆底下过夜的情景。

日本的侵略，打断了清华弦歌，清华处在火线之中，教职员们纷纷先后撤离。父亲和几位教授自庐山谈话会回到清华，在1937年7月29日下午3时，雇大汽车一辆，载全家大小及行李七件，疾驰北平城。我和哥哥大昌，究系雏儿，“见搬家非常高兴，到新地方尤其得意”，觉得好玩，却转使父母感觉难受。父亲检视新住处之书报公文稿件，凡足以构成莫须有之文字狱者，均付之一炬。哥哥无知，以为玩火，和我及大邦弟都争着来帮忙取乐，真使父母亲感到心烦。国难当头，烽火边缘，年幼的孩童不知何为战争，何为危险，仍嬉笑追逐如故，怎不教父母亲心中苦痛悲伤！

在《太虚空里一游尘——八年抗战生涯随笔》回忆录中，第二章“清华再见”尾，父亲写下：“清华！美丽可爱的清华！如今暂别。他年定当重返此乐园！清华再见！”谁想到八年苦苦的抗战得胜后，中国内部却仍然混乱不定，弄得千万人家妻离子散，生离死别。清华的暂别，对父母而言，却变成永远的别离！

我家入城后先住东四牌楼报房胡同廿一号吴俊升教授家中。吴正之夫人家原住隔壁，嫌拥挤，故搬来同住，住在楼上，那时小弟出生才一个月，原本取名大翔，后因战事之故，改为大祥。父亲后来又回清华搬运些书籍入城，并与熊迪之太太全家另租东城遂安胡同五十一号安置我们居住。哥哥辍学，由母亲每天授以字算。家中有时吃窝窝头，以难民自居。

那时清华教授在城内住的，渐渐南迁赴临时大学教书。北平城内风声时紧时松，每隔数日，可听到隐约炮声。日本人在东交民巷升放气球，上面写着占领了中国何城何地。父亲决定与一些清华教授化装同去后方，于10月14日启行。行前将我们家大小迁往受壁胡同九号居住。母亲带着我们四个孩子随校南迁，父亲只身逃难至长沙、蒙自而昆明，在北大、清

华、南开三校联合组成的西南联大任教。后受当局征召，在国难严重的情况下，学人从政，任重庆最高委员会参事，协助研究讨论政治、外交、国际有关问题等要案。兼任《中央日报》主笔，撰写社论，发扬抗战精神。我们与母亲住在沦陷区，先在北平，后至常熟，胜利后才全家团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胜利在望，父亲奉派参与由美国发起召开的中央美苏四国顿巴敦橡园会议（Dumbarton Oak Conference），起草联合国宪章建议案，及旧金山制宪会议（San Francisco Conference），为国际安全机构建立方针。母校翰墨林大学在这时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予父亲。

抗战胜利，还都南京，父亲曾出任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中央大学教授、行政院副秘书长，1948年5月，应台湾省政府主席魏道明之邀出任台湾省政府秘书长之职。在离开南京乘火车赴上海的车站上，母亲不时拭泪，盖她不愿父亲重返政治舞台，而宁愿父亲任教职。父亲自身亦不喜仕途，但那时国内外局势迅速转变，父亲思虑再三，决定远赴台湾。飞台前夕，百感交集，不能入睡，遂占一绝：“六朝如梦感飘零，夜不成眠月照棂。见别俱难心味苦，不知何日再归宁。”（归宁意指归南京）。后来省主席更易，经陈诚、吴国桢、俞鸿钧，而父亲则皆获留任。至1954年6月，前后共历四位省主席，新闻界赠以“不倒翁”“四朝元老”之名。究其实，为父亲奉公守法，认真负责，清廉公正，不论从政教学，都“保持学以致用之信念，努力以赴，衷心无愧”。1954—1958年父亲出任政治大学教授，先后兼任教务长及政治研究所所长。1958年8月，为协助清华校长梅贻琦出任台湾“教育部长”，父亲转任“教育部”政务次长。是年，以“首席代表”出席法国巴黎举行的联合国第十届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大会。父亲在大会中的演讲，后来被列入美国国会记录。

1962年，父亲应聘美国，在桥港大学（University of Bridgeport）以及纽约圣若望大学执教共十二年，才退休加州。退休期间，勤于撰著。1977

年秋，母亲故世，次年父亲曾应台北商务印书馆王云五先生之聘，赴台北任该馆总编辑一年。

我替父亲算算：他在国内教学约二十一年，在国外大学执教十二年，共计三十三年学界生涯，加上学以致用从政时期十九年，总共辛劳工作，自强不息，计五十年有三左右；在海外教学居住，共三十四年余。

父亲不论是教书或从政，都认真、尽力、守原则、讲信义、清廉、公正、不辞辛劳、澹泊名利。父亲深信奉曾文正公家书中之训诫：“天道有三忌，一忌满，二忌巧，三忌贰。”父亲觉得，满招损、谦受益，守拙胜于使巧，并力求一心一德，绝避辜负携贰，是为立身处世的天经地义。

每次父亲从公家辞去职位后，必是立刻搬离公家分配的住屋，绝不拖延多住半日。在南京时，全家曾挤住到表侄宿舍的一间房间暂住；在台湾时，也曾挤住于一亲戚家。

父母亲敬业的精神，不时以言行表达。任公职时期，一一公事，父亲必亲自批阅。繁忙时，午饭晚饭迟迟不归，星期日仍赶看公文。当父亲母亲年迈有病痛时，也都对我们说“工作第一”，不要我们请假，催我们上班。

父亲在桥港大学执教时，常常用功到深夜。一晚，母亲半夜醒来，灯光犹亮，父亲仍持卷疾书，母亲唤了父亲名字后问：“你还要不要命了？”父亲大笑，才放下笔卷去休息。那时父亲已六十几岁了，清华的自强不息的精神，深植在他心中。父亲主授研究所课程为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朝代与政制，除了参加学术会议，应邀演讲，更发表英文学术研究论文。

父亲在美执教十二年中，台湾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的门生，每年均寄一大纸箱台湾食品作为父亲生日的贺礼。父亲退休后，每年仍是不断。父亲逝世后，他们又出钱出力，为父亲在台北开追思礼拜，这三十几年的

情谊建于深深的爱与尊敬！

“政治五因素”是父亲发明的基本学说，父亲认为，一切政治，必包含“现象”“人物”“观念”“制度”以及“势力”。这五项因素之间，永有彼此连带与相互变化与前后影响的密切关系。父亲认为我国二千年来历朝的兴盛衰亡，循环起伏，可于其中寻求所含的铁律。这种复杂的铁律，能帮助了解一切政权、一切民族国家的治乱兴亡。

由于自己觉得缺乏演讲与辩论的天分，父亲在清华求学时，学一位希腊演讲政治家，把小白光滑的石子，放在口中，天天去西院溪旁练习演讲，果然进步了许多，而选上清华学校的辩论队。在美翰墨林大学求学时，竟还得到全校演讲比赛第一名。父亲以勤补拙，刻苦努力的精神，不但年青时如此，后来也一直如此。

前些时候，翻读父亲遗著，读知父亲在芝加哥留学时期，曾与闻一多、罗隆基、何浩若等同学商讨，并组织了一个爱国会社“大江会”，曾出版刊物，写过文章。父亲有一首诗：“天崩地拆运非穷，故国新胎转变中。卅载贪私随劫火，万方肉血抗顽戎。求苏百代汉家好，忍痛今朝玉瓦同。走马昆仑东向望，波翻黑海夕阳红。”不知是何时写的。

动荡的时代，搬来搬去的家，我们在成长时期，和父亲真正相处的时间并不多，全家的人，离多聚少。先是抗日时期的八年离难，后是求学时的住读与飘游海外，而父亲全心全意地为工作付出，能与我们子女相谈或教教我们英文的时间十分少。母亲一直是我们家的大栋梁，严父慈母的角色全在她肩上。母亲教导我们，从母亲那儿，我们试着了解父亲，认识父亲，敬爱父亲，对父亲那种“上无愧于天，下无愧于人”的做人方式及清高傲骨引以为傲。

母亲真是上苍赐给父亲的最大福气，没有母亲全心无我对父亲的爱与奉献，父亲恐怕就不能尽全力来从事学术研究，及对社会和世界有所贡

献。母亲自己没能充分发展才华与兴趣，她将智慧和精力，全花在照顾父亲、协助父亲、保护父亲、支持父亲的千千万万生活细节中。

一般来说，父亲思考周密、谨慎小心，母亲明智果断，英勇有魄力。父亲严肃耿直，母亲慈祥婉转。父亲热心诚恳，母亲也如此，但情感与理智并重。父亲勤学苦练，才成为有力的演讲者，而母亲谈笑风生，是个天生的演讲人才。他俩都乐于助人，勤于公益，为社会做出贡献。母亲自小读古书，后来学教育，当过三年如皋师范的校长，在台湾时，为争取妇女与老百姓的利益而服务，1951年曾当选为台湾首位外省籍的女性省参议员。后来任复兴小学董事长，曾奔走捐募，济助军眷与贫穷的人。但母亲总是谦虚地站在父亲的背后，予以精神与实际上的支持。父亲视谄媚奉迎为可鄙，凡事实事求是，不敷衍塞责，不谋私利，破除情面，奉公守法。有时不肖之徒因所求不遂，怀恨造谣中伤。父亲依然坚守做人的正直与磊落。父母亲因此更喜教学生涯。

父亲的兴趣是多方面的，桥牌、围棋、象棋等，父亲都精。音乐、京戏、昆曲等也都欢喜。儿童乐园、动物园、公园，父亲都爱去。清华校庆的聚会，校友的茶会，父亲起劲地参加。父亲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他能和学者畅谈不倦，和学生亲如家人，和孙辈一道儿放风筝、游戏而童心不泯，也能成天看书写作而自得其乐。

能和父亲多相处的时间，可惜不在我们少年成长和大学求学的那重要时期，而在母亲病弱父亲年迈，休养加州后。虽然父亲热爱生命、热爱生活，仍勤于著述写作，仍偕母亲搭公共汽车四处出游，但他心中有一种寂寞，是我们子女们无法弥补的。父亲清华时代的朋友，不是远隔海的另一岸或是渐渐凋零，就是在美国东岸纽约一带居住。

有一年暑假，我滥竽充数在南加州大学教一门有关中国书法绘画文

化的课，父亲不弃，应邀来到我课室，为学生们讲书法及提笔示范。并也曾去我义务服务的亚太艺术馆，当场挥毫，为中国文化海外交流作出一点一滴的贡献。每次出门，父亲总不忘打领带，穿外套，手持手杖，保持着他一贯的清华作风。

1975年，父母去小弟大祥宾州费城郊外家中小住，一日出外散步，看见有似柳树之枝在阳春中摇动，母亲脱口而出两句诗句，父亲加了首尾二句而得下面这首合写之诗：

春风摇荡绿丝丝，此似江南杨柳枝；
鱼米家乡归未得，天涯常忆稚年时。

这首父母合写思乡之作，是父亲和我后来最爱共同哼吟的诗。

父亲承继着中国儒家气质，却也有西方独立的精神。研读和倦累时，父亲就偕母亲搭乘公共汽车去迪斯尼园游玩，去那儿得辗转换车，单程费时至少两三小时，父亲也不在乎。有时下班我去他们公寓不见人在，就驾车到各处车站找寻，如果运气好，在暮色中见他们自公共汽车上下来，才松口气。母亲故世后，父亲仍然一个人搭车外出，不愿等周末再麻烦子女。记得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驾车经过湖街大道，只见父亲手提一个箱子在等红绿灯过街。原来父亲写好多篇文作，安放在箱中，乘公共汽车来到邻城一所大的文具复印店去复印。又有多次，我下班去他寓所，不见人影，四处打电话寻找无着落。干着急中，远见他手中拿着几只螃蟹，正自中国城驶回的公共汽车上下来。

五六年前，我们同去藏书闻名全球的亨廷顿图书馆。时值初夏，玫瑰丛开。父亲坐在图书馆公园石椅上，心旷神怡，一时忘其所在，咏起

诗来，一首接一首，愈吟愈响，用常熟抑扬顿挫的唱调。经过的黄发碧眼游客，见一白发东方老翁，唱声响亮，怡然自得，虽不解诗词之意，却也能分享其咏唱之乐情，均微笑点首而过。我提醒父亲，此非中国，似可停吟，然父亲不理，仍兴高采烈地哼唱下去。盖阳光、绿草、花香，已使父亲感生命之乐趣，忘却身在何处，亦不可知何处是他乡了。那时父亲约九十三岁。

父亲自幼就喜欢诗，曾以诗记载一生的事物、时代、感触。我曾建议请父亲教我如何写旧诗，父亲答应了在我有空时他就教我，并写了平仄的律在纸上给我。每天上班与家务琐事等，将我的时间嚼碎成丁，竟始终没能向父亲学做古诗。年少时，我有时间而父亲无法来教我，年长后，父亲有时间来教我时，我却无能，真是悲哀！这是我引以为憾的事。

父亲出生于清朝末世，国政不纲，又经义和团之乱，丧师失地，中国蒙受了奇耻大辱，国几不国。幼年时，父亲身经这些，感受定深，因此发奋读书努力，期望为国效力。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内忧外患，20世纪中国所经历的，是一个长期纷争混乱的大动荡时代。父亲的一生，与这时代息息相关。父亲所受的教育，集中国传统与西洋正规教育的精华。父亲和他清华那一代的人，受时代的熏陶，似都全有抱负、有学识、有极重道德心与时代感。

我有时想，父亲有深厚的国学根底，文笔优美，思路透彻，与闻一多同窗时，情趣相投，又是好友，怎么父亲没有走上文艺之路？怎么去研究政治思想？如果父亲研究文学，又合自己兴趣，又因根底厚实而易于入门并有成就。政治思想与历史和哲学都有关系，父亲怎么选择了这么难的一门学术园地？我想，一定是父亲有志于报国救民才舍易而取其难的吧！而当时政坛上以党为国的风气定使父亲痛心。

昔日与父亲往来相知的朋友，多数是清华的同窗或同事，或政大研